

喜欢什么植物  
上辈子就是什么样的人

松柏坚贞  
荷花清廉  
玫瑰带刺  
青苔见不得光

葫芦是吊死鬼转的  
猪笼草是饿死鬼转的  
冤丝子是吸血鬼转的  
一群海藻揭示了一场灾难的发生

爱吃芥末的被情所伤  
种植爬山虎的攀附虚荣  
此刻我嘴里塞满蘑菇,反复咀嚼  
我就想知道我的上辈子或下辈子  
到底有毒没毒

草  
我想诸葛亮会感激草的  
白居易也会  
把墙头草或窝边草挂在嘴边的人  
心里常常装着鬼

好马不吃回头草  
因为那匹马知道  
草无处不在

腐草为萤,草木皆兵  
打草惊蛇,草管人命  
一队蚂蚁路过草丛  
也被风吹雨打散

草躺着  
也中枪

牵牛花  
我不提牵牛花  
因为太熟悉了

童年。小院。土质结构  
泉水裸露在外  
触手可及

红色的,粉色的,紫色的  
白色的,蓝色的,黄色的  
我鼓捣出来的牵牛花  
就这么长开了

甚至黑色的  
我都能鼓捣出两朵来

直到那年秋来  
我上了小学  
院子里长出一地大白菜

我的牵牛花  
戛然而止

红掌  
那年初唐年间的大白鹅  
被天才少年带走了  
只有鹅的掌化作的火鹤鱼  
困在花盆里  
游啊游,游啊游  
几千年在碧波荡漾中远去

它其实想做厨房的烛  
对我倾诉  
在婚姻比爱情更牢固的年代  
两个未曾谋面的人坐在床边  
一个问:娘子  
一个答:相公

幸福树  
妻子怀孕后  
喜欢上了幸福树  
在她看来  
什么树都叫幸福树

我的幸福树  
去年冬天死过一次  
在我无意间倒入几杯茶水后  
它在今年的春天复活  
原来幸福就是  
平白无故失去很多东西  
看到还剩下一些  
紧紧抓住的滋味

我们现在要离开这座城市  
不知道这棵幸福树  
还要自生自灭多少次  
才会解脱

蝴蝶兰  
庄周梦蝶  
梁祝化蝶  
我知道一些凄美的东西  
终究要融入泥土  
没有留长发的标准照片,就是  
海子墓地上的那张照片。

名家简介:马慧聪,诗人。1984年生,陕西神木人。2000年提出“绿色文学”理念,2003年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作协理事、青年文学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青联委员,陕西省“百优人才”。出版诗集《人模树样》《渴望》《守候》等。荣获全国十大80后作家主编、徐志摩诗歌奖、中国青年诗人奖、陕西青年五四奖章、草原文学奖等荣誉。参加第八次全国青创会、第33届青春诗会。现为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长,《延河》下半月刊执行主编。

## 我相信你

□杨华(成都)

周日的去附近超市买菜。踏着满地泥泞,上了路旁一辆三轮车,师傅专门下车,从外面帮我关上锈迹斑斑的铁门,以御风寒。  
这细微的关照,一下拉近彼此的距离。路上,有一搭没一搭话家常,让四面透风的车厢加一点热气。便自然聊起,一会儿还会回来。师傅很热情地表示,愿意在超市外等我。  
到达目的地,我手忙脚乱在包里找零钱。师傅温和地说:“不用找,一会儿一起给就行。我相信你!”  
为这句萍水相逢的信任,坚持把钱付给师傅后,我一路小跑着冲进超市。琳琅满目的海鲜肉食,新鲜当季的蔬菜水果,专用必备的调味配料,我从一个柜台奔向另一个柜台。  
兜兜转转中,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与我承诺力争半小时搞定,已超出太多时间。提着大包小包,满头大汗赶去师傅约定的位置,心想,他多半已离开了。  
老远,我便看见师傅正朝这边张望。见到我,他快步跑过来,利索地接我手里的重负,帮忙拎上车。我一个劲儿道歉,他很善解人意地说:“没关系,超市那么大,随便一转,时间就过去啦!说好等,多长时间我都会等,我相信你。”  
在这人心隔阂、信任稀薄的尘世中,得到陌生憨厚的师傅如此无条件信任,让我的心无比雀跃而热乎。感动于师傅的守信重诺,我暗想,茫茫人海中,他咋就如此信任我?难不成是我由内而外的修炼,让他见我面善?

## 名家简介

李元胜,男,当代著名诗人、生态摄影师。重庆文学院专业作家,重庆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曾获鲁迅文学奖、诗刊年度诗人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 名家专栏

# 给自己选条窄路

□李元胜



绘图 罗乐

亲听到我的想法后,沉默了一阵,最终,他选择了支持。他支持的理由是“对你来说,可能是最适合的”。

于是,我成为了媒体人。为了走好这条窄路,我作了一个文友们都不太理解的决定,两年内停止业余创作,干好工作之余,我要系统地研读。当写作不是兴趣,而是一项事业,作为一个工科生,我需要好好补课。从我居住的重庆歇台子,只需转一次车,就可以上南山。那时的南山,游人稀少,有时整个山谷没有别人,你可以对着天空大声朗读,四周应和你的只有隐隐的回音。一旦有完整的一天,我都会背上挎包,里面有馒头和水,坐着公共汽车晃悠悠上南山。这是最大限度地排除干扰,让自己专心读书的笨办法。虽然笨,但人很舒服,没有比在树林里读书更舒服的了,没有比散步更能增加阅读的耐力了。所以,我的阅读和其他人真不一样。有些书我一翻开,就知道是在哪一条小道,是坐着还是走着读完的。这些书像磁带一样,录下了我的阅读过程和环境,包括偶尔突然而至的山雨。

和之前的享受型阅读不一样的,是这一轮阅读(其实多数是重读),我是当成学习谋生技巧来读的,俄罗斯诗人式的抒情,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博尔赫斯呈现世界的方法,李白的联想,清人的幽默。我就像啃馒头一样,一点一点地慢慢嚼慢慢回味,一句一句推敲它们。我的挎包里,还有一些空白卡片,读到妙处,或者联想起些什么,我会掏出卡片记下来。这个习惯之后一直伴随着我,只是后来卡片变成了手机上的记事本。

从偶尔写写的文学爱好者,到有预谋的写作者,我对自己的规划带来了两年的贪婪阅读,并给自己打下了薄薄的基础。至少,我有了一些可以参考的坐标,能相对客观地对照自己的习作,看到它的一些明显缺陷。对写作的技术细节的关注,也逐渐增强了自己写作能力。但最重要的是,我带着一种警惕从文青的习惯性自恋中走出来,能够真正地审视和衡量复杂的自我。

十年之后,我已经成了一个老到的媒体人,一个能在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的青年诗人,交

友甚多,爱好广泛。紧张的工作之余,我除了写作,还是业余棋手、音乐发烧友、业余书商、球迷、麻将爱好者、钓鱼爱好者、电脑游戏发烧友。日复一日,忙得不亦乐乎,有时感觉睡觉的时间都不够。一条窄路活生生地走成了宽路?

记得还是一个深夜,我在渝中区和平路附近一个巷子里走着,人还沉浸在麻将牌局的各种意外中,我走到大街上,才能打的回家。走着走着,突然一个激灵,就从变化莫测的牌局里走出来了,甚至,从这这几年的生活中走出来了。夜深人静,我汗如雨下地推敲了一下自己的日常,如果把工作时间除开,活生生的老有所乐的退休生活啊。

第二天是星期六,不顾一片谴责声,我放弃了棋友们的聚会,一个人在家里检讨自己。整理读书卡片时,我发现,以前一天甚至几十张的笔记,早就变成了一个半月几页。整理诗稿时,我发现这几年写的互相重复,简直难以挑选。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迷恋的写作,因为写作时遇到的瓶颈,也因为其他事情的吸引,早就原地踏步重复自我了。而在其他的玩耍时,我又时常闷闷不乐,觉得这些活动不够过瘾。其实我还是最喜欢一个人安静写作,喜欢不时有意外进阶的那种沾沾自喜。

当天,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把最占时间的娱乐删了,让自己回到十年前的窄路状态里去。最占用我的时间的活动有两个,麻将和围棋,它们就在那个星期六被我彻底删了。后来偶尔还在网上下盘围棋,但是麻将再也没有碰过。真的,本来以为很难的事,就这样被戒掉了。

我开始了新一轮孜孜不倦的研读,而且,从之前更喜欢研究外国作家的作品,到系统地研读当代中国作家特别是中国诗人。因为年岁渐长,和之前研读的重点完全不一样了,之前特别关心写作的技术细节,这一轮的研读,则更多是读格局,读文本的意外。

从这个阶段之后,我的写作和阅读都稳定了下来,它们互相补充地占据着我的主要业余时间。我的《走得快的人》这首诗,就是这个阶段的开始,从此之后,每几年就会有几组自己相对满意的作品写出来。窄路被删回成窄路,好在,窄路虽然行进艰难,却更有着人所不知的风景。如今,回顾自己年轻时的两次选择,我还是很庆幸的。我是个高兴的人,而且并无抱负。能把一个喜欢的事情坚持下来,至今兴致不减,这两次选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领悟更多宽窄之道,扫码上封面新闻。

## 海子生前唯一公开发表的照片

□姜红伟(黑龙江)



海子

在1980年代诗坛,对一个青年诗歌作者来说,最大的殊荣就是在刊物上发表诗作的同时发表一张个人照片。在这方面,海子无疑是幸福的。

《这一代》青年月刊的编辑对海子更是偏爱有加,不但刊登海子《传说》的第7期《这一代》的封面上印着《传说》的字眼,而且还在海子作品的左上角,刊登了海子的这张近照。

这张照片应该是海子大学期间的照片。对一个诗歌作者来说,“题目上封面,诗作配照片”,这在1980年代来说,是最高的荣誉、最高的礼遇了。

海子去世后,全国各地书报刊刊登了海子各种形象的照片。其中,有3张最广为人知:

一张是海子在北京十三陵大红门由他的好友孙理波拍摄,就是后来广为流传并印在西川编的《海子诗全集》一版一印扉页上的“就义”照;一张是海子戴眼镜、长头发、留

1984年的一个深夜,在嘉陵江边一个陈旧的老厂区里,我心事重重地走着,脚步不能匹配云淡风轻的夜色。夜班巡查,是棉纺厂动力车间值班长的例行工作,差不多每隔两小时,就要把保障全厂水电空调正常运行的关键岗位检查一遍。工作简单,值班的师傅们都是久经考验的段子手,交流完工作,再聊几句,常能让人笑得神清气爽。所以,我的心事与深夜的巡查无关。我只是在犹豫着,要不要放弃自己苦学四年才得到的工程师职业。

棉纺厂的车间值班长以及即将从事的电气工程师,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岗位,大学毕业才几个月,我已经深深迷上了这里的一切:有趣的人和事(他们非常温和地让我能认识社会,还带来了想写一写的冲动),能让书本知识派上用场的技术实践机会(原来学过的枯燥的公式,竟然真能解决大问题,几次尝试的成功让我确认所学有用,自己有用)。但是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的文学爱好,又总是诱惑我胡思乱想。一个多月前,我抱着玩耍的心态参加了《重庆日报》的公开招聘考试,没想到,他们真的打算收下我,而且答应我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做文学副刊的编辑工作。我这个踌躇满志的年轻工程师,在顺风顺水的职业道路旁,突然出现了个极富吸引力的岔路口。

犹豫的我请教了身边不少朋友,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放弃专业,去媒体从头学起。有一个长辈问我,你是喜欢文学创作,还是喜欢编辑工作?我说,喜欢文学创作。他说,那你继续搞专业,一样可以文学创作嘛。我说不一样,编辑工作毕竟离文学近些。其实,我心里更真实的想法是,两个同样有吸引力的事业,我最终是只能选一个的。那么,我犹豫的原因其实是,选几乎看不到成功希望的文学,还是格局已成

的工程师职业。  
白天的忙碌让我来不及细想,深夜一个人走在厂区里,却不禁浮想联翩。不觉间,我已走到工厂边缘的一个检查点,这里很靠近嘉陵江了。我抬头看了看夜空,正上方不见月亮,却有着满天繁星,银河隐约可见,突然就想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那句“念天地之悠悠”,还真是得仰头对着银河,才会觉得“悠悠”这两个字的旷远。就那一瞬间,觉得身边的事、心上的事,都变得很小很轻了。我又一次,真切地体验到文字的力量。像是某种启发来到心上,就在那个晚上,我决定了,放下四年所学,放下这个让自己感到充实的岗位和职业,选一条最难的窄路走。只有这样,自己才没有退路。

虽然我作了选择,但还是想报告父亲后才最后定,父亲一直因我能成为工程师而宽慰甚至骄傲,而且,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他和母亲的经历,对从文的职业有着后辈们不能理解的顾虑和担心。父

## 宽窄巷

宽窄均有度·都市慢生活

# 宽窄巷

## 沅花溪

## 封面

2019.1.26 星期六

爆料热线 028-96111

主编 杨利 责编 仲伟 版式 罗梅 校对 廖效伟



下载封面新闻APP 获取最新资讯